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三至九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高伯揚

二程遺書卷三

宋 朱子 編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

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黙却雷聲

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剱利而娼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

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 鄭轂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

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

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强以亥為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王之通法如語顔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别有説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圻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内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一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

葢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

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其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絶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令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必一作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識一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隅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葢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廹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廹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

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葢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尸難尚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

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

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其處取其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

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二程遺書卷三

二程遺書卷四

宋 朱子 編

游定夫所録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

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

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廹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縁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

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

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

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

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説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

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閒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葢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葢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

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葢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葢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

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葢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葢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

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葢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

妣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昭上二段遠本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

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

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禄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

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葢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

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

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孱矣

二程遺書卷四

二程遺書卷五

宋 朱子 編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
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
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静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説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一作要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

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

則直養之而已 無贊字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埽應對

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二程遺書卷五

二程遺書卷六

宋 朱子 編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刪去

質夫沛然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郊一作洛兄指明道

叔不排釋老 叔指伊川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臯陶時與孔子異陶一作夔

正名養老　荀文若利　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

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

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一本聖人脩己以下別為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

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

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

此下云繞壇説相輪不如便入壇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為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佗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全之

大圭黄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

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為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揔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著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别

致曲不要説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説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豊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興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皆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　黄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　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

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予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

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巳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消息

慎終追遠 不止為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素問

曾點漆雕巳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無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人雖聽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立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為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顔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此字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為已

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茍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緼此不合道 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顔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

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

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瀊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葢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

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年則是二百四十縷於今之布為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　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静安静中却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也

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情

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

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

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巳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

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

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
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
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
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

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覇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

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説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辨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
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令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二程遺書卷六

二程遺書卷七

宋 朱子 編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為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 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

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槖鞴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

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

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

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

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為東

以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已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

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歷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事往往急便壞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歆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楪子何不可若有為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

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几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而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

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二程遺書卷七

二程遺書卷八

宋　朱子　編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怍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

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遠行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予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

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二程遺書卷九

宋 朱子 編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性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巳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巳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是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

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

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

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

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微矣

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黙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顔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已者亦足以發此固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天下當世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

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

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懐之此聖人之事也顔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

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

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筭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無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

手足之時之言可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已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

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

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淺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令以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

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顔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以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至十四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陳覲龍

二程遺書卷十

宋 朱子 編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其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未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

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

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巳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其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

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强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卭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無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氷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岀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

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人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

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

同只蠲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頻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凤

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

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罷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

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

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

有不賢者便為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

議論顯扳致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

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

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故令縱恣戮殺至數萬今既

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趋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百數分及過境又粮不繼深至賊巢以桄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争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粮以戍此謬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粮者死

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為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

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緑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壊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不得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其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頗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後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其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曽不

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

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

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

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

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為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

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鬭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

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

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

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

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以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遺書卷十